

《移動羅曼史》： 臺印作家的愛情小說共筆實驗

宋家瑜 文字工作者

前言

2020年，我在財團法人臺灣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，持續深化移工文學的研究，探索東南亞移工在臺灣的文學創作活動。

當時我重新翻看臺灣移工文學競賽的得獎作品，發現多數文本的主題圍繞在勞動經驗、思鄉、母職，但過去在「移民工文學獎」擔任工作人員的經驗，讓我知道每年都不乏羅曼史與愛情故事的投稿，只是在競賽的篩選機制下，這些作



《移動羅曼史》書封，攝影日期：2022/11/23

品沒有得獎，也沒有被翻譯出版的機會，鮮少被放入移工文學的研究框架討論。

這開啟了我對移工愛情故事的好奇，移工作家如何闡述愛情？哪裡可以讀到他們的作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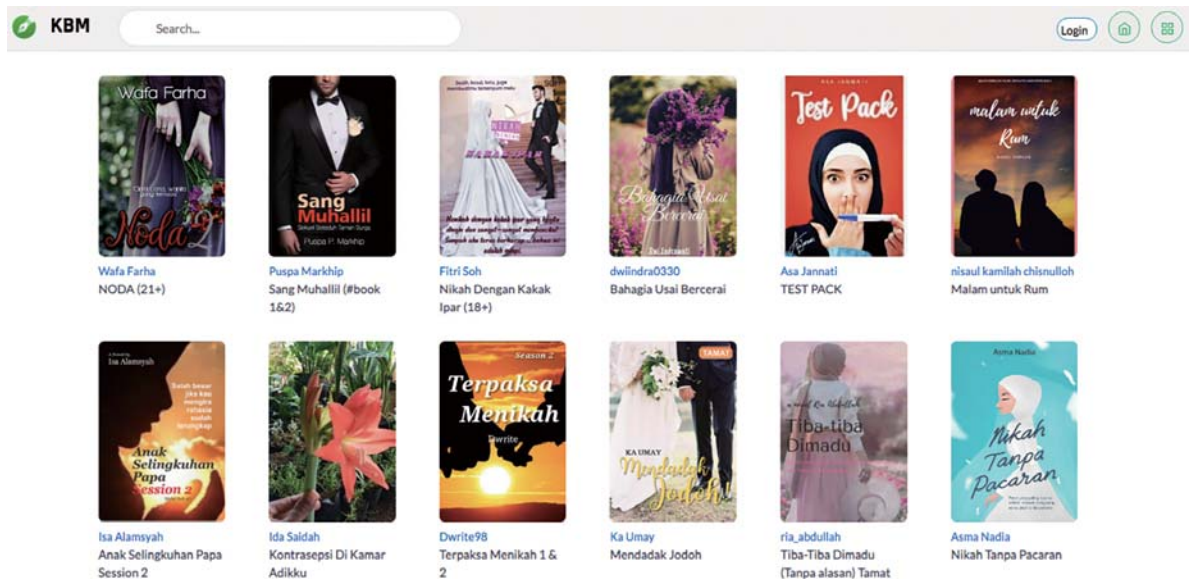
移工愛情故事在哪裡？

儘管愛情主題的作品較少在文學競賽場域出現，但臺灣的印尼母語雜誌《印尼之聲》(IndosuarA)、《印臺雜誌》(INTAI)，卻經常刊登移工的愛情故事，許多移工喜歡將自身的戀愛經驗寫成短文投稿。

在臺北當看護工的蘇西(Suci)向我分享，以前她很喜歡看這些雜誌的愛情故事，後來想想

其實內容大同小異，寫的都是來在印尼已婚、來到臺灣遇見有好感的對象；或是哭訴印尼的戀人移情別戀。為什麼這些內容相似的愛情小品文會吸引人？大抵是說中了很多人的心聲。

隨著紙本媒介逐漸沒落，許多印尼移工開始在寫作網站分享自己的小說創作，其中，印尼寫作網站KBM因為用戶多、介面好操作，深受創作者的歡迎。印尼移工艾維(Evi)是在臺印尼寫作社團KPK的社長，喜歡寫作的她，長期在KBM發表自創愛情小說《被玷污的愛》(buah cinta yang ternoda)，至今連載超過40集，雖然還沒出版，但她已經透過這個網站的讀者付費打賞，為自己賺進稿費。



印尼寫作網站KBM的熱門點閱都是愛情小說，截圖時間：2021/5/18

因為長期參加寫作社團的課程，艾維對臺灣的移工文學競賽並不陌生，也大概了解臺灣評審喜歡的作品類型。我曾問過她，為什麼想在文學獎投稿愛情小說？她說，喜歡看和寫愛情小說，不代表閱讀品味庸俗，愛情小說在印尼是最多人喜歡看的類型文學，寫作網站上的愛情主題投稿，通常評價與點擊率都是最高的。很多人可以在愛情小說裡釋放自己私人的經驗，讀者也可以窺見很多跟自己人生不同的故事。

「愛情小說有時候也是家庭故事，愛情不一定只是兩個人在談戀愛的過程和方式，也包含兩個家庭互相認識時會遇到的問題。」艾維對情愛故事的解釋，提醒我虛構和天馬行空的戀愛情節雖然背離現實，但小說裡的男女感情角力、對女性自主的期待，其實也折射了很多移工在遠距離婚姻的感受，以及他們的母國是如何看待兩性關係。

寫下彼此的羅曼史

2021年我與幾位專長藝術策展的夥伴策劃「Not Just Love Stories 移動羅曼史」研究計畫，開展對移工情感議題的創作實驗。因為對印尼移工作家的愛情小說感到好奇，我決定邀請艾維將自己在印尼寫作網站連載的小說《被玷污的愛》改寫為故事開頭，邀請更多作家接續她的連載，一起共筆愛情故事。

我邀請臺灣作家楊双子、蕭鈞毅，以及印尼移工作家艾維（Evi）、妲莉（Tari），透過文學

接龍的方式，寫出四篇內容相互應的精彩小說，分別為：〈吉南蒂〉、〈沒有名字的女人〉、〈沒有記憶的女人〉、〈黃宇晴〉，這四篇作品呈現女性在情感關係的壓迫與幽微心境，探討關於愛的多種面向。

艾維將連載中的小說的前六章修改成〈吉南蒂〉，寫下曾經失婚並帶著孩子再嫁的主角吉南蒂，如何勇於抵抗社會偏見，斷絕第二段不快樂的婚姻。這篇故事的主題不僅強調女性在婚姻關係的自主，也細膩地呈現在印尼保守婚姻制度下的女性，面臨哪些心境的轉換與掙扎。

下一位接力作家蕭鈞毅在讀完〈吉南蒂〉後，向我討論接續寫作的困難。臺灣作家與移工作家最大的不同是，後者深知臺印兩地的社會與文化差異，但臺灣作家沒有印尼的生活經驗，很難接續原本的故事情節。於是蕭鈞毅改以呼應的方式，將他在〈吉南蒂〉看見的愛情困境，提煉成一篇新的小說〈沒有名字的女人〉，描寫同志女性放棄愛情後受到婚姻框架桎梏的悲劇。

第三位作者妲莉（Tari）參與這次共筆計畫時，正在嘉義的安養院工作。妲莉在臺灣是頗有名氣的移工作家，得過不少文學獎的肯定，她的小說經常帶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與反思。妲莉對愛情小說有自己的想法，與她討論後，我決定讓她發揮自己擅長的文風，以懸疑恐怖的風格，寫女性在不快樂的愛情關係裡逐漸發瘋的故事。妲莉讀過前兩篇作品，很快就抓出一些相呼應元素：雙胞胎、婚姻破碎、女性意識，完成了第三篇作品〈沒有記憶的女人〉。

最後一位接力寫作的作家楊双子，集結前三篇小說的主題和符碼，以愛情小說〈黃宇晴〉作結，描寫少女在愛情裡的悸動。看到最後會發現主角身份呼應第二篇作品出場的角色，為原本的悲劇迎來溫暖的結尾，用看似輕盈的戀愛小說，窺見人在愛情關係裡的多重面貌。

跨文化共筆的挑戰與推廣

作品完成後，我將四篇小說以中印雙語形式印成冊，書名為《移動羅曼史》。但在推廣作品時，我很快就發現作品篇幅太長，較難分享在網路平臺，因為這四篇作品都超過一萬字，已經是中文短篇小說的規格。

過往移民工文學獎雖然沒有字數限制，但鮮少有這麼長篇幅的作品投件，尤其一樣篇幅的印

尼文字數，幾乎是中文的兩倍。對善於小說創作的作者來說，這樣的字數可以有更自由的空間佈局相對完整的故事，但對讀者而言，需要花點時間才能沈浸其中，所以這本作品集其實也在考驗讀者的耐受度，尤其是印尼文的讀者。

為了突破推廣長篇作品的困境，讓更多人看見這本作品，2022年我與印尼移工攝影社團KFIT及WPC的移工攝影師合作，選取小說的段落讓攝影師閱讀，邀請藝術家開設文本轉譯工作坊，分享如何透過影像轉譯文字作品的情感，希望透過這個轉譯的嘗試，讓喜歡攝影的移工摸索更多影像創造的可能。

2022年底我在臺南烏邦圖舉辦對談活動，邀請參與《移動羅曼史》的共筆作家楊双子分享自身對愛情小說定義的理解，以及加入這次共筆創作的感想。楊双子認為這次共筆最困難的是每



與印尼移工攝影社團合作辦理文本轉譯工作坊，攝影日期：2022/9/17

位作家對於「羅曼史」的定義不同，雖然四篇小說都很精彩，但創作基調卻較難統一。

羅曼史的故事情節有一定的模式可遵循，包括：誤會／偏見、破鏡重圓、跨階級戀愛、假扮身分、弄假成真、權宜婚姻、失憶、救贖、青梅竹馬、一夜情等等，這些公式背後都是在講尋求真愛的過程，但並不是全部的羅曼史元素都能在這次的共筆作品裡看見。這當中除了每位作家的創作喜好差異，也反映出臺印兩地的作家與讀者因為對彼此文學場域不熟悉，導致共筆的小說最後無法貫穿羅曼史的基調。

一場共筆實驗，能帶來哪些改變？

一開始邀稿時，臺灣與印尼作家不約而同向

我確認愛情故事的內容是否要與移工相關，但我們鼓勵作者們在愛情小說的敘事下，將自己的文化背景與感情觀呈現給讀者，盡情發揮自己擅長的寫作風格。

儘管我自己長期關注移工的文學創作，但在邀請臺印作家一起共筆的過程中我發現，兩位印尼作家的小說不一定要放在移工文學的框架討論，一旦跳脫移工文學的定義，會看見還有很多曾經或正是移工身份的寫作者，只是單純地喜愛寫作，並非想透過書寫傳達抗爭的社會意義。如果將這些喜愛創作的移工放進文學獎的場域，反而會間接引導他們書寫和勞動、跨國經驗相關的作品，進而少了很多創作題材被發現的可能。

在臺南烏邦圖的對談活動，有觀眾問兩位移工作家回到印尼的近況，好奇她們有沒有因為在



在臺南烏邦圖與作家楊双子舉辦對談會，攝影日期：2022/11/23

臺灣的文學創作經驗，在印尼成為職業作家。但事實是，無論她們的小說創作在臺灣得到多少肯定，回到印尼，這些成績還是很難成為她們進入印尼文學場域的資本，也沒有因此得到更靠近藝文產業的機會。參與共筆的印尼作家艾維和妲莉，不約而同在 2022 年結束在臺的工作合約回到印尼。艾維與在臺灣認識交往多年的移工男友回鄉結婚，妲莉則進入家鄉的仲介訓練所當英文老師。

但我想文學共筆的意義，不完全在於這些篇章能否通順地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小說，也不在於更積極地透過這個經驗鼓勵移工成為專業的作家，作家彼此的「互讀」是更難得的經驗。在共筆的過程，移工作家與臺灣作家暫時打破不同文化背景的隱形界線，深讀彼此的作品，以文學做出回應，雖然彼此熟悉的母語不同，但在收到稿件發給翻譯時，都會讓我在讀後感受到作家們的創作語言是相通的，她們在有限的創作時間內，很快就抓到彼此創作背後想傳達的精神。

我相信這次的計畫對四位作家來說，都是有趣的嘗試，我看見印尼移工作家逐漸摸索具有個人特色的文風，也讓讀者透過自己筆下的小說認識其母國文化。《移動羅曼史》的文學共創雖然與移工息息相關，卻不談移工故事的再現，我認為這個共筆實驗最大的精神在於，文學面前人人平等，大家都是用書寫真誠回應生活的創作者。

本文照片來源由宋家瑜提供



朱迪絲·克爾

瓊安納·卡瑞 著；劉清彥 譯

典藏藝術家庭 / 11204/120 面 / 25 公分 / 550 元 / 精裝
ISBN 9786267031674/940

本書細看深植人心的《來喝下午茶的老虎》作者朱迪絲·克爾的一生，也一探經典作品《來喝下午茶的老虎》創作始末。從故事的雛形到成形、創作新手毅然將作品交由出版社到實際出版，所經歷的轉折與合作，為她開啟另一段精彩的人生。在朱迪絲·克爾的故事裡，看見如何在紛亂的世界之下，保有溫柔且童稚的目光，創作出經典不凡的角色和故事，陪伴半世紀的孩子們度過純真的歲月。（典藏藝術家庭）